



曾仁臻
建筑师

Q：如何观察一个园林？

A：按最简单的大小规模来区分，有拙政园、留园等大型园林，有网师园、沧浪亭等中等规模的园林，也有艺圃这样的小园林，走个十几分钟、半小时就能看完了。一般人观察园林，普遍能理解到的意境有先抑后扬（如留园的入口很窄，走过一个小巷子、小天井，再拐几个弯，才看到一大片水面、山林）、曲折尽致（由于用地面积缩小，明清以后的私家园林用曲折空间的手法造成幽深的深度或让人迷失的感觉）。除此之外，园林里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感受性的细节需要更细致地分析了解。如，拙政园“与谁同坐轩”里的匾额写着“与谁同坐”，只有当你知道苏东坡《点绛唇·二之一》里的那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才会明白匾额题词里暗藏的半句。还有一些造园手法就更专业了。如补隅（隅指角落），在房屋或围墙的内墙角种上一重芭蕉、竹子，用意在于遮挡两个相交墙面的空间，让空间看上去好像没有结束而显得稍大；再如破隅，也是在内墙角搁一块石头，造成一种屋子在山坳里头的感觉。如拙政园里的海棠春坞，院子里就有块石头伸进墙角，你会觉得置身于山脚下。

Q：有没有想过把画中的自然环境建造出来？毕竟你是个建筑师。

A：第一身份还是建筑师，绘画创作的核心也是来自对建筑学问题、原理的讨论。我画画的出发点是为了做设计方面的研究，最终目的是建成一些东西。我不可能未来十年、二十年都在画画，可能过个两三年会转换状态，将主要精力放在建造实践上，盖个两三年疲倦了再开始画画，我认为这种状态比较好。一直做一件有点无趣却还在做的事情，就没意思了。

Q：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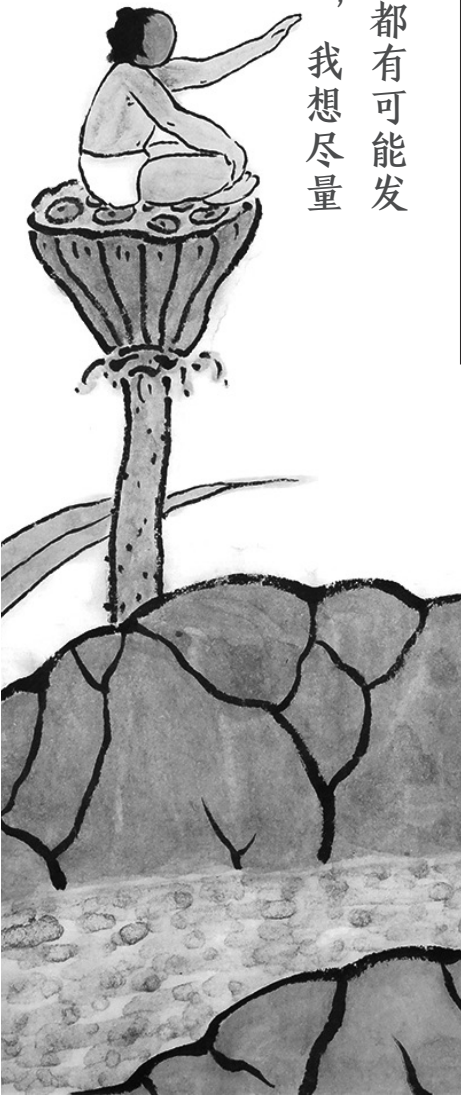
A：就是因为喜欢自然，曾经有意选择了环境好的地方工作，比如太庙附近，或是胡同里的小四合院。但都市病态般的密度和交通问题是没法回避的，还是觉得有点压抑。搬到六环以外的通州宋庄艺术区后，整个心境也好一点了，也能集中画画了，状态调适过来了，很自在。我平时比较宅，除了画画，一般出门就是买菜、吃饭。

Q：描绘山水园林这样的中国传统元素，怕不怕对年轻人来说显得老气？

A：都市文化养成了年轻人看世界的习惯，以为看看电影、漫画就是全部了，对传统文化中有意思的东西不愿意去了解，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任何时代都有认识的局限性。我喜欢传统的东西，也不是说我就按照传统的老套路画画，我仍然觉得它是可以再变的，可以变得更有趣。传统文化就像一口井，你还是可以从中打水。当然你也可以喝自来水，但如果我家有口井，井水很甜、干净，我还是喜欢打井水的。现在，城市和乡镇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肯定有不好的方面。变得没有自然的味道，抬头都看不见天，如何让人身心健康？就非常值得讨论了。我希望通过研究和作品，让人慢慢理解到亲近自然的重要性。而亲近自然的方式在中国是可以上升到美学讨论的，比西方单纯把自然当成自然更有意思。中国人看自然是更有灵性、更高级的，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有灵性，可以与之对话。只要那口井还有水，就值得保留。



只要你去游过，就会发现山水园林是一个极为活泼的场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这就意味着人不可能只有那么几种动态，身体姿态可以极为灵活，我想尽量表达人在真实山水里应该有的状态。



纸上一幅，万里行路

沈复在《浮生六记》里描述道：“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在西方和日本，类似的描绘微观世界的袖珍艺术很多。但曾仁臻的绘画不是简单地把人物缩小放进场景当中，而是基于对中国山水文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的。要想理解山水，就得直接走入。这不是一个“藐小之物”，而是一个宏大的研究命题。

2009年，在北京的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期间，曾仁臻去旁听了一堂北京大学董豫赣的小班课（他之前就对董豫赣设计的园林式现代建筑“清水会馆”印象深刻），和事务所同事、研究生一起外出考察了一星期，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看园子”。如何观察一个园林？一个园林能被探讨的维度有哪些？带着这些启发和阅读积累，到了2014年，曾仁臻开始跟随着董嵩《江南园林志》里的路线，逐个考察园林。两个多月，100多座，足迹遍布南京、扬州、镇江、泰州、如皋、常州、无锡、苏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这本30年代以现代建筑学视角所作的研究是经典，值得反复揣摩，提供了很多做设计的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角度。资料非常宝贵，因为战争之后很多园林损毁了。书里有照片、平面图，对园林的点评并没有太多，我想通过实际走访增加认识，去看看它好在哪里？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改变没有？变成了什么样？”

园林考察到一定程度，曾仁臻发觉了山水的重要，还在去年着重走访了华山、嵩山、太行山、云台山，以及河北苍岩山、天桂山等北方黄河流域的山水。山水与园林、山水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可以说，一个地区的山水直接影响了该地区的造园，或者说直接影响了山水画，山水画影响了造园。当我们谈到造园的起点，一个擅长山水画的园林主人可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要知道真山真水长什么样。

“如惠荫园，里头有个林屋洞，而苏州太湖西山也有个天然的岩洞叫林屋洞，可见惠荫园模仿的是真山。造园有时不会模仿画，哪个岩洞特别有特点，就直接模仿它。园林除了讲诗情画意，要造得跟山水画相像以外，很大一部分来自对真实山水的学习、参照。这是一个脉络，人在山水里游过、玩过、生活过，才画出了山水画，诞生了田园诗歌，继而有了园林。这是一辈子也研习不完的功课，在阅读文献之外，需要做系统的勘察，才能形成比较完整的对园林文化的理解，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曾仁臻说。

的确，真实的山水生活一直是曾仁臻作品中的精气神。在他的构想中，“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不仅是他个人对居住空间设计的理想，更是对自然最大的尊重与最好的互动。 ●

